

ཀའི་འཇམ་དཔལ་གྱི་འཕྲུལ་པ།

天·藏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ရသ၊သဇာ၊သဒ္ဓါ၊သု၊သု၊သု၊သု၊

天・藏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藏 / 宁肯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 6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ISBN 978 - 7 - 5302 - 1034 - 5

I. ①天… II. ①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7723 号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天·藏

TIAN · ZANG

宁肯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00×990 16开本 27.25印张 345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034 - 5

I · 1006 定价: 36.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一个无法结构的灵魂

在西藏的天空如何结构？

一种无法靠岸的思想

在高原的河流如何靠岸？

目 录

- 0 雪 1
- 1 影子 10
- 2 马丁格 19
- 3 沉默的休止符 31
- 4 白内障·月光 45
- 5 弃山星 52
- 6 一条河的两岸 66
- 7 寺院 70
- 8 对话 79
- 9 身体现象学 88
- 10 马丁格小屋 98
- 11 坛城 109
- 12 蓝色仪轨 117
- 13 丹 127
- 14 母亲 133
- 15 秘密 139
- 16 藏歌 146
- 17 观音 157
- 18 漫长谈话 172

19	金刚	182
20	金刚	195
21	词与物	209
22	诗人	216
23	印心·心印	229
24	金刚	240
25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情绪	246
26	雪一般的诗人	252
27	“零”笔记	269
28	对话	286
29	同居	298
30	实女·灵女	311
31	寂静	322
32	镜像	337
33	蓝色灌顶	348
34	不，不！	362
35	同一空间旅行	370
36	博物馆	384
37	讲解员	395
存在与言说		
——王德领与宁肯的对话（代后记）		410

0 雪

白色。午后。沉思者。加持。

谷地。冬天沉降的河流。草。沙洲。对岸。

长发。牛仔裤。吸烟。腕上戴着佛珠。

吸烟的样子与佛珠不太相称。

空间关系。记忆。

我的朋友王摩看到马丁格的时候，雪已飘过那个午后。那时漫山皆白，视野干净，空无一物。在高原，我的朋友王摩说，你不知道一场雪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也许整个拉萨河都在雪中，也许还包括了部分的雅鲁藏布江，但不会再大了。一场雪覆盖不了整个高原，我的朋友王摩说，就算阳光也做不到这一点，马丁格那会儿或许正看着远方或山后更远的阳光呢。事实好像的确如此，王摩说，马丁格的红氍毹尽管那会儿已为大雪所覆盖，尽管褶皱深处也覆满了雪，可看上去并不在雪中。

从不同的角度看，马丁格是雕塑，雪，沉思者，他的背后是浩瀚的白色的寺院，雪仿佛就是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涌出。寺院年代久远，曾盛极一时，它如此庞大地存在于同样庞大的自身的废墟中，并与废墟一同退居为色调单纯的背景。不，不是历史背景，甚至不是时间背景，仅仅是背景，正如山峰随时成为鸟儿的背景。

马丁格沉思的东西不涉及过去，或者也不指向未来，他因静止甚至使时间的钟摆也停下来；他从不拥有时间，却也因此获得了无限的时间。他坐在一块突兀的王摩曾经坐过的飞来石上，面对山下的雪，谷地，冬

天沉降的河流，草，沙洲，对岸应有的群山，山后或更远处的阳光，他在那所有的地方。

因为矜矜的关系，马丁格的头被包围了，因此也被雪包围了，远远看去马丁格只露出一点儿窗口般的脸。如果不是金丝眼镜，如果不是镜片稍有一些雪的反光，马丁格就是一个真正的雪人。透过镜片，可以看见马丁格的眼睛，马丁格的眼睛非常浅，即使平时不下雪，那里面好像也永远有雪在下；它清澈地反映着一切，也拒绝着一切。

王摩认识马丁格，但马丁格那会儿不认识任何人，因此王摩可以像在一尊雕像前那样走来走去。王摩身着皮夹克，戴着一条灰格围巾，围巾怪模怪样的，像灵魂的延伸。某个时刻，由于待得久了，同样覆满雪的王摩与马丁格构成了某种空间关系——如同一尊雕像同另一尊雕像的关系，王摩说。王摩对“一尊雕像与另一尊雕像的关系”的说法感到满意^①，他以自己的不动体会到马丁格的深不可测的境界。不过，就像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样，也就在雕像意识形成的瞬间，王摩惊讶地

① 实际上“一尊雕像与另一尊雕像的关系”的说法多少有些夸张，与事实不尽相符。王摩虽然有独特而敏感的内心世界，不过由于其总是过分地沉溺于内心而常常夸大了他的敏感。通常，或者一般说来，“雕像”是对某一个永恒表情的定格，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马丁格像“雕像”虽然同样牵强，但尚可理解，而王摩由于内心变幻不定，表情也显然是变幻不定的，因此，他无论怎样一动不动都不可能定格为“雕像”。换句话说，王摩脸上布满了流动的时间，以及时间所包含的全部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王摩与马丁格两个人绝非“雕像与雕像”的关系，尽管他们处于同一空间。

是的，王摩是我的朋友，马丁格也是，还有后面一些即将出场的人，应该说都是我的朋友。我了解他们，熟知他们，因为很多时候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断断续续在藏生活许多年，在我已出版的作品中我讲述过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有更多人没有讲。讲我那些朋友不容易，即使他们在神奇的西藏也不容易，或者不如说更不容易。原因在于西藏本来是不适合言说的，西藏给人的感觉更多时候像音乐一样，是抽象的、诉诸感觉的、非叙

发现马丁格实际上并非一动不动。马丁格身上的雪在动，在剥落，在融化，尽管速度很慢，像云的变化一样不易察觉，不过一旦发现变化，正是事物加速的时候。很多事物都是这样，发现已是突变，已是加速，甚至已是斗转星移——很快，王摩发现，马丁格的红氍毹已从大雪中呈现出来，并且因为潮湿变得十分鲜艳。雪已经不能触及马丁格，雪差不多同马丁格保持着椭圆形的距离。马丁格在椭圆形的中心像一盏灯，甚至灯芯，一种透明的发光体，远远看去有一种雪夜灯光窗口的效果。王摩的学生在不远处追逐、喊叫、欢呼，欢声到了王摩这儿还多少有些嘈杂，到了马丁格那儿可能已变成了天堂的鸟叫。

那就别打扰他吧，让他听到鸟儿叫。有孩子冲过来，被我制止了，王摩说，我摆手，让他们回去，孩子们是无意的，就像任何时候都不能说鸟儿是有意的。他们早就看见了马丁格，他们熟视无睹，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鸟儿见得多了，他们也见得多了。许多狗跟着孩子们跑，孩子们和雪打作一团，它们也学着主人和雪打作一团，它们一会儿窜入树林，一会儿飞跑出来，扬起阵阵雪雾，比主人还热闹。它们平时跟着主人一同上学，一同下学，从不进校园，就在校门口卧着。不过就像任何事物总有例外一样，有一次，我正在课堂上讲《天上的街市》——那是一种韵文——教室的门忽然被推开，一只灰毛狗大模大样走进来。我熟悉它，就像熟悉它的主人。我叫它大灰，用汉语，而不是藏语，它也完全听得懂。大灰显然忘了学校的禁令，好像从不知有什么禁令，一进

事的，因此如果你写不出西藏的特点（我是说音乐的特点），你也就很难写出西藏人的特点。人与西藏正如人与音乐、鱼和水，是不可分的。但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做这种事倍功半不计后果的努力。我收效甚微，这次恐怕也一样。换句话说，我的写作不是叙述了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叙述了一个人的存在。毫无疑问，呈现一个人的故事是相对容易的，而呈现一个人的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像音乐一样的存在。

门就上了讲台，同我并排站在一起。这种事不经常发生，不过发生了也没人觉得奇怪，奇怪的倒是当时我的学生们没有一点骚动，一点声音也没有。大灰同样非常安静，甚至可以说是安详的，甚至好像它是讲师我倒像助教，或者相反吧，总之是类似只有在大学里才有的一种关系。我继续讲《天上的街市》，学生们大声朗读，整齐而有韵味，一切都相安无事。大灰站了一会儿，也许觉得上课学习也不过如此，于是朝天打了个哈欠，一转头下了讲台，没事儿人似的出了教室。它觉得挺没意思的，它对我是否定的。

雪后来看上去稍稍小了一些，或者因为天渐暗的缘故看上去有了某种类似小了的变化。变化同样在马丁格身上也出现了：马丁格与雪的椭圆形距离似乎也小了一些。不，不是似乎，王摩说，是真的在缩小，事物总是“一旦发现变化，就是加速之时”。

的确，很快，围绕马丁格的空间已被雪穿透，雪开始轻轻落在马丁格身上。是的，马丁格不可能让雪持续地不触及他，这一点就是任何一个伟大的修行者也做不到。修行的本质是一种内在运动，是调节与控制，就像人体内部有诸多灯盏渐次打开，直到全部，直到最亮，然后，渐次关闭，直到全部，周而复始。事物决不会停留在一点上，哪怕是一瞬上。也就是说修行是一种体内的循环往复的运动。因此，围绕马丁格的椭圆形的雪的距离也才会收缩。马丁格再次成为雪人。这不算是奇观。

天色已晚，雪好像更小了，实际上更大了——视觉并不总是提供真相，许多时候恰恰相反，错觉倒是经常的，因此对于一位修行者来说，真相几乎是无止境的。但何为真相？如果真相是无止境的，是否可说真相也是不存在的？

王摩这样想着，看看天空，看看远处。

他得招呼学生们回家了。他们玩疯了，还在奔跑，打闹，叫喊，这场4月的大雪让他们忘记了一切，他们玩了整整一个下午。下午本来是

维格房间一如既往的昏暗，并且总是烟雾腾腾。今天尤甚，显然不是一个人吸烟。维格还是往常那样：牛仔裤，有宗教图案的宽大罩衣，夹着烟，腕上戴着佛珠，吸烟的样子与腕上的佛珠有点不太相称，几乎从烟雾中浮现出来。维格没向王摩或王摩诘介绍屋里的陌生人，她一向如此，因此王摩诘也没向陌生人打招呼，就像没看见一样。王摩诘向维格发出了邀请。维格对蜷缩在沙发尽头显然吸雪茄烟的陌生人淡淡地说了句什么，披了一条袈裟似的白披肩，随王摩诘出了门。

——要不要再加件衣裳？王摩诘问。

——不用，不冷，维格手拈披肩。

——至少应该戴上帽子。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下雪戴帽子？维格望着天迎着雪不屑地说。

王摩诘认真上下打量了一下维格。

——嗯，雪和长发，倒也很特别。

——这是加持，你懂什么。

尽管把雪看做是佛的加持，维格还是不时地甩一下头上的雪，钻石般的雪花便纷纷从长发上落下，好像拒绝加持。他们话不多，穿过虽有雪覆盖但仍倾斜的操场，从学校后门进入了一墙之隔的村子。村子像学校一样，是圣皮乌孜山延伸的结果，名叫坦巴。一路都是上坡，很滑，他们几次险些摔倒，不时要相互搀扶一下。雪遮住了所有的灯光，幸好路上仍有前人的脚印。王摩诘打着手电，过沟过坎时会适当地牵一下维格的手。维格的手一点儿也不凉，不仅如此，甚至还有着某种源源不断的暖意，很难想象来自何方。

他们穿过村子，还要再穿过那片树林。狗从不同方向叫成一片，直到他们进入了树林还在零零星星地叫。树是变异白杨，树皮驳杂，称不上白，不过在高地上长出白杨已很不容易。到了秋天，林子一派高贵的黄，仍然很美，衬着白色寺院，这是一年中最富生气的季节。前面出现了

岔路，虽然沿任何一条路走下去都会看到飞来石上的马丁格，但王摩诘还是选择了那条脚印纷乱又模糊的路，因为那是他下午带学生回来的路。

没有风，一丝风也没有，雪挂在树上，静静的，层层叠叠的，整个树林有点像白色的宫殿。的确不怎么冷，但无论如何维格穿得还是太少了。房间角落里那个陌生男人极其沉默，那种沉默显然不太可能让女人的手源源不断地温热。是的，马丁格，显然应该是马丁格。马丁格是维格的上师。走向自己的精神导师，内心乃至手心或许就是越来越热。这在维格是可能的，维格说过，她也曾在雪中打坐，在她最绝望的时候也曾曾在雪中坐了很长时间，以至最后也慢慢感到身体温暖，差点儿就把雪融化了。王摩诘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那与其说是打坐，不如说是疯，疯狂也会产生能量。不过今天他们没再谈论这件事，他们在谈马丁格的父亲。维格对马丁格尊敬有加，但对马丁格的父亲却出奇地淡漠。

——老先生这次真的要来了，王摩诘告诉维格。

——让-弗朗斯科·格维尔，怀疑论哲学家。

维格淡淡地准确地说出老人的名字。

——老头可是大人物，法兰西终身院士，在西方很有影响。

——马丁格这么告诉你的？

维格不相信马丁格会这么说。

——不用马丁格告诉我，十年前我就读过老头的书，商务出的，我还见过老头的照片，老头现在应该快八十岁了。

——他来干什么，还是要和马丁格对话？

——当然，要不他才不会来西藏呢。马丁格也决定了，准备迎接怀疑论的父亲。

——这么大岁数，不要命了。

——追求真理的人都是这样，特别是西方一些大师。

——你别崇洋媚外了，是不是你鼓动了马丁格？

——崇洋，不媚外，你得分清楚。你想想，一个是怀疑论哲学家，一个是西藏佛教的信仰者，又是儿子和父亲，他们对起话来会是多么有趣。他们怎么对话？在什么维度上对话？而且，这么重要的世纪对话内地的整个学术界都不知晓，这太神奇了。

——你想参与对话？

——可惜我的法语差了一点儿，恐怕得有劳你了。

——我会照顾好老先生，可我不想听他谈论什么。

——你不用担心马丁格，马丁格没问题。

——我怎么会担心？你真可笑，我才不担心呢。

王摩诘认为维格对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的冷淡虽然有宗教上的原因，但仍然是女人式的反应。换句话说，维格的反应不是一种理性的反应，仍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这一点王摩诘对维格了如指掌。他们断续地说着，出了树林，来到了那片科幻的白色世界。他们到了飞来石前，但是没有马丁格。

石上除了雪，厚厚的雪，什么也没有。

——奇怪，马丁格明明就坐在这儿，就是这块石头。

王摩诘边说边照，四顾茫然。维格不说话，没什么可说的。

手电环照四周后，再次落在赫然的飞来石上。

——就算马丁格后来走了，怎么一点痕迹也没有留？就算痕迹被覆盖了也不会一点看不出。真怪了。不，不会有错，就是这儿。

前面不远，是下午他的学生戏雪的地方，那地方现在仍有许多模糊的脚印，手电光下它们清晰可见，狗也在那儿奔跑过，狗的爪印也可以看出。

只有飞来石上天真未凿，一派浑然。

——这不太可能吧？王摩诘认真地问维格。

——你问谁呢？维格回答。

维格紧紧抓住披肩，似乎在颤抖，看来感到冷了。

——难道马丁格会飞？就算会飞，也不会无痕呀？

——他可能根本就没在过。

——那么说我出现了幻觉？

——谁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到底什么意思？这大雪天让我出来？

——你的意思，我想你了？

维格看了一眼王摩诘，扭头便走，不辞而别。

王摩诘站着没动，用手电照着维格——照着维格咔咔作响的脚下，照摆动的缀满雪花的长发，照腰身，甚至臀部，照前方。维格走得很快，越来越快，不一会儿便消失在静静的白色的林中。王摩诘收回手电，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继续照飞来石。

纷扬的雪花在光柱中异常清晰，像急雨一样，唯有飞来石上厚厚的雪一动不动。飞来石上的雪好像天真未凿，好像还在发育，好像是一种梦，他的学生跑向这里，他们像鸟一样，他们是无意的，正如鸟是无意的。他们早就看见了马丁格，他们熟视无睹。鸟儿见得多了，他们也见得多了，他们奔跑，打闹，狗也跟着跑。是的，狗也跟着猛跑，主人和雪打作一团，它们也打作一团，它们一会儿窜入树林，一会儿飞跑出来。它叫大灰，我用汉语叫它也听得懂^①。大灰非常安静，甚至可说是安详的，好像它是讲师，我是助教，或者相反。我继续讲《天上的街市》，学生们大声朗读，整齐而有韵味，一切都相安无事。大灰安安静静煞有介事站了一会儿，也许觉得上课学习也不过如此，忽然朝天打了个哈欠，一转头下了讲台，没事儿人似的出了教室，门也不给关上。

它觉得挺没意思的，它对我是否定的。

我在乎它的否定吗？

不。是的……

^① 王摩诘经常会重复某些话、某些情形，这种情况在后面的叙述中也会时有出现。

1 影子

一切都在产生自己的影子。

我也一样，我不动，村子也不动，

一切都不动了。亮度。水。

三岁男孩把鞋浸在水里，提起，倒下。

提起，是姐姐桑尼汲水的情景。

雪在山顶展示永恒的冬天，但夏季已经来临。融雪的日子，溪水明亮，绕村而行，很容易就能找到源头，向上走就是了，就在山顶。寻找一条大江的源头不容易，同样，知道一条小溪的归宿也不容易。小溪要去哪儿呢？它们汇入了哪条大河或者大河的支流？最终它们在哪儿入海？寻找归宿的过程有时比寻找源头的过程更让人茫然。归宿常常消失，而源头永在。

午后，阳光强烈，村子安静。狗睡在墙下，拖拉机像静物，牛粪墙几乎自燃。石头房子有短小的阴影。牛粪墙也有，经幡也有，窗楣也有，畜栏也有，一切都在产生自己的最初的影子。我也一样。我的脚下有短小正在发育的影子。我不动，村子也不动，一切就都不动了。我被村子的背景呈现出来，身上布满阳光的颗粒，由于村边的水声，我甚至感到整个村子都具有了水的亮度。一切都如此明亮、炫目，让人眩晕。是的，眩晕，眩晕有时会产生艺术。我不是艺术家，但我知道一点修拉。我知道为什么把阳光处理成颗粒，那是有道理的。

我在村边已住了很久，关于村子一直所知甚少，比如村子最早何时

出现的？石头房子是最初的吗？午后阳光何以这样静？村子最早出现好像与山上的寺院有关，是寺院的属地，但寺院又是何时出现的？僧人来自哪里？事物总是缠绕在一起，可知部分总是引起更多未知部分。

我认为不必非要知道事物彼此间的联系，所有的存在都有自身的理由，村子与寺院有关，但村子一旦存在就有了自身的理由，比如怎么能说拖拉机与寺院有关？还有乡邮电所，食品店，学校，以及公路。

有些理由让我在这里住下来，一旦住下来新的理由也开始慢慢产生，以至差不多忘记了最初的理由（王摩诘是 1996 年的志愿者）。我觉得某种东西在生长，甚至有时觉得自己同某棵树长在了一起，与某种温度密不可分。

早晨、午后，或黄昏我与村子同在，并一如既往的陌生。事物因陌生保持着相关的独立，久而久之我也成了村中不可知的一部分。我与草木相映，与石头相映，与村子相映，就我所学的专业而言（王摩诘读的是双学位，先是生物系后转到哲学系），我认为进入一棵树是可能的，进入岩石也是可能的，当我回忆往昔，我觉得就在它们之中。我穿过村子，每天见到新的水源，我见到的水源鱼还没有诞生。村里一些孩子大人认识我，他们在院门、墙头或汲水时看见我，通常并不邀我到家里坐坐。他们对我既尊敬，又陌生。

有时我主动走进谁家，得到热情接待，一大家子人围着我。常常我搞不清那么多成年人或老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我的伦理观念在他们面前完全失据，谁是祖父、母亲或者婶婶、叔伯？无法从年龄面貌上猜度一大家子人。孩子的父母见过一面之后还是恍惚，还是记不住面孔，再见面也还是不认识。通常我没什么特别的话，就是坐坐，我是孩子的先生，和孩子说点什么。或者靠孩子的翻译同大人说点什么，说点孩子的状况、学习、表现，很简单。大人们（我只能这么说）听明白了，露出感恩激动的表情，哇哇地说一通，说的什么我听不太懂，但有一句我听得懂：